

圆了我的教师梦

1975年夏天，我高中毕业。当时正赶上人口急剧增加，我的家乡在湖北咸宁担山乡，英明大队的小学因学生多、教室少，只好决定在边远小队增加临时教学点。我们生产队（十小队）正好符合条件，我和阿雄非常幸运地当上了临时代课老师。

教学点的学生总共有50多人，分为一、二年级两个班。虽然学生不多，但教学任务比较重。每天六七节课，我和阿雄几乎是“满堂灌”，一点空闲

时间都没有。除了上课外，还要认真批改学生的作业，一天忙下来，累得腰酸背痛，并不比出工做体力劳动舒服多少。尽管当老师很辛苦，但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，所以，上课前我都好好备课，上课时认真讲课，尽量做到深入浅出，让学生们听得懂。另外，我的钢笔字和粉笔字写得都不错。为了让学生也能写一手好字，我对他们的要求也很严格，所以只要是我教的学生，除了学习成绩好之外，字也要写得好，这

让家长都很高兴。

可是好景不长，我在教学点当了一年多的民办教师后，大队完小因为建了新学校，一、二年级各增加了一个班，我们的教学点被撤掉，我也被辞退了。我带着对学校和学生的深深眷恋，又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。

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万伯是个很慈祥的老人，他为我没有继续教书感到惋惜，安排我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。记工员属于生产队的“杂工”，每天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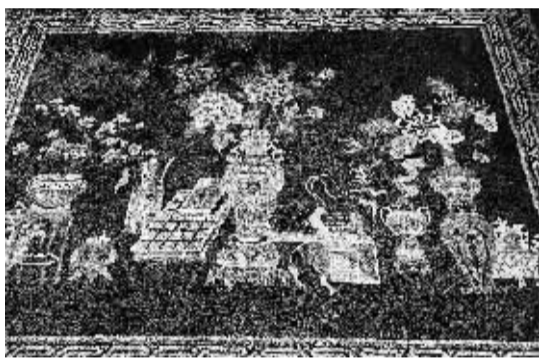
需给男女劳力记工分就行，时间可以自由支配。那时，刚刚有消息说要恢复高考，我可以腾出一些时间来复习功课。万伯明知我经常在家里复习，不但没有批评我，还悄悄鼓励我要好好复习，争取考上大学。那年年底，我终于考上了咸宁地区师范学院，成为生产队的第一个大学生。

师范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镇中心学校教语文，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，总算是圆了我的教师梦。
吴长海/文

家中的老炕毯

1951年，父亲从河北考入绥远省军事干部学校，毕业后，被分配到集宁军分区凉城县武装部工作。后来，又调到包头军分区土默特右旗武装部。父亲在部队一直做政治工作，平时喜欢看书写文章，也喜欢琴棋书画。

那时，内蒙古的冬天特别寒冷。三九天里，刺骨的狂风卷着雪花，瞬间就能把人冻透。不下雪的时候，也经常是西北风怒吼。那时，家家户户都生火炕。为了不让火炕上的热量跑了，一般人家都在烧炕前，先把被窝铺好，等睡觉的时候被窝就暖烘烘的。条件好点儿的人家，都买一块纯羊毛做的炕毯铺在炕上。



我家的这块炕毯大概是1974年定做的，花型图案由父亲亲自设计：地毯中间是一个雕刻精致的大青花瓷瓶，瓶中插着几束牡丹花，有的含苞待放，有的尽展容颜。这块炕毯由地毯厂的工人用时两三个月编织而成，当时花了400多

块钱。1980年，父亲从内蒙古部队转业时，把这块炕毯带回了河北。后来，父亲把这块炕毯给了我。这块炕毯凝聚了父亲的心血。不管我搬了多少次家，都一直把它带在身边。有一年夏天，天降暴雨，道路上水流成河。我家住在顶楼，露台上的出水口被树枝挡住了，当时家里没人，雨水从楼顶倒灌进屋里。家具被淹了，墙皮及墙上的字画掉

了，我都不太心疼，最心疼的就是这块炕毯被水泡了。雨停了，我迫不及待地冲上楼顶，用清水一遍遍地冲洗炕毯。少年过去了，这块炕毯还和当年一样，图案还是那么逼真、秀丽，只是留下了一些岁月的烙印。

今年夏天，我把这块炕毯带回内蒙古，也算是让它叶落归根了。

姜英俊/文

编辑提醒：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，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：zlr393@sina.com。

一罐蜂蜜

1976年，我在鄂西北的大山里上山下乡。那个年代，农村穷，甭说营养品，连吃饱饭都成问题。为了保证我们这帮十六七岁的孩子有充足的营养，城里的父母偶尔会寄来一些好吃的，如滋补品之类。

在知青点，和我同屋的同学王刚比我大一岁，是知青们的头儿。此人性情稳重，平日常话不多，待人接物大方公道。记得有一天，他捧着一个罐子走进宿舍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老妈寄来一罐蜂蜜，嘴馋的可以来尝尝。”话音刚落，一个莽撞的小伙进了屋，甩着的膀子碰到王刚双手捧着的蜂蜜罐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罐子瞬间落地。伴着飞溅的碎片，淡黄黏稠的蜂蜜流了一地，那小伙和我们都傻了眼。在那个年代，蜂蜜可是昂贵的滋养品。

谁也没想到，王刚愣怔了片刻，慢悠悠地走到门口，拿来扫帚，将地上沾着泥土的蜂蜜和罐子碎片拾掇到簸箕里，若无其事地出门，倒进了垃圾堆。回来后，王刚看到我们还在发愣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蜜蜂不能吃了，心疼也没用。”他又指着那位肇事者说：“你也不是故意的，以后稳当点儿。”

事后我想，王刚是个活得明白、通透的人。事已至此，覆水难收，既然无可挽回，伤心、生气又有何用？

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拉泽洛斯有一个理论：挫折的大小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人们如何看待挫折。一味地沉浸在已然过去的痛苦里，非但徒劳无功，还会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。

我们这一辈子会失去很多东西，唯一伴随我们的，是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。活在当下，诚哉斯言。
高越/文

命运多舛的录取通知书

1985年9月的一天中午，我回到家里时，突然发现院子里的地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。我脑海中第一反应是，这可能是某个学校寄给我的录取通知书。我半信半疑，急忙从地上捡起信封，一看，果然是一封被拆开的信，信封正面印着鲜红的“河北财经学校”6个大字。我小心翼翼地取出信纸，快速浏览，正是我们全家人都在朝思暮想的河北财经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

1985年7月7-9日，我参加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。按着判卷、估计分数、填报志愿、录取等时间安排，我急切地盼望早日收到录取通知书。当时，我看到地上放着的信封时，真是又惊又喜又怕。惊的是在此前从未有人给我的家人寄过信，这突如其来的信让我大吃一惊；喜的是“河北财经学校”6个大字映入眼帘时，我确认这正是我第一志愿报考的学校，见到里面的录取通知书，真是喜不自禁；怕的是这封看似普通实则至关重要的信如果被别人丢弃了，或者是被秋风吹到一个偏僻的角落里，未被及时发现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后来经过多方了解得知，这封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信，是隔壁邻居家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隔墙抛过来的。他也说不清楚信是谁给他的，更不知道是谁撕开了这封信，至今回想起来仍感觉蹊跷和后怕。

那时，农村人要想改变贫穷面貌，主要是通过刻苦学习，考上大学继续深造。为了取得好成绩，我平时比别人更加刻苦和努力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被录取了。

当时，在不公布高校录取分数线和考生得分的情况下，考生须先根据自己的考试情况与正确答案对比，估算所得分数后，直接填报志愿。当时农村的孩子填报志愿，大多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填报的。而我填报的志愿，是因为父亲在税务系统工作，经过层层筛选，发现河北财经学校有税务专业，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所学校的税务专业（后被调剂到基本建设财务与信用专业）。如果这封装有录取通知书的信丢失了，我的人生肯定会被改写，更不可能毕业后被分配到银行工作。

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、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的今天，考生能便捷地查询到高考得分，再也不会出现这种命运多舛的录取通知书了。

曹玉想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：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，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：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声音

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克作